

# 颂

# 歌

# 献

# 给

# 党

## 驶向明天

周其磊

在血雨腥风的七月，  
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  
悬挂着镰刀斧头的旗帜，  
革命的红船从南湖启航扬帆。

九十五年的风雨艰辛，  
党带领人民砸枷锁、驱外寇、改天地，  
一穷二白的国家旧貌换新颜，  
胜利的旗帜在神州大地漫卷。

因为追求真理信仰“主义”，  
自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我们庄严举起右手宣誓，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一员。

一日千里的世界多色彩鲜，  
社会主义航程中暗藏着激流和险滩，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惨痛，  
警示我们要牢记入党誓言。

不忘入党誓言，  
人生的信仰永不改变，  
学习科学理论补充精神之“钙”，  
始终将理想的明灯高悬。

面对大风大浪大是大非，  
站稳脚跟保持定力正确判断，  
不被假象蒙蔽不为浮云遮眼，  
自觉在摔打考验中把党性锤炼。

不忘入党誓言，  
一心为民的宗旨牢记心间，  
争做新时期的雷锋焦裕禄，  
让人民的笑容更加灿烂。

民族复兴的蓝图宏伟壮观，

目标的实现定在“两个百年”，  
老骥伏枥当加劲耕耘挥汗，  
全面建成小康也有我们的贡献。

不忘入党誓言，  
本色绝不褪淡，  
讲党性重品行照镜子正衣冠，  
优良传统不能失传。

新形势下良莠并存真伪难辨，  
精神家园面临诸多挑战，  
扎紧“篱笆”守住“底线”，  
革命思想永不蜕变。

奋进的中华生机盎然，  
伟大的祖国气象万千，  
梦想成真要靠实干，  
党的儿女任重道远。

我们不忘初心也无悔志愿，  
百尺竿头要再谱新篇，  
乘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巨轮，  
迎风破浪驶向明天！

## 党啊， 请你听我诉说

李永海

党啊，请你听我诉说  
你经历了95年风雨兼程  
1921——2016熠熠生辉  
沐浴七月灿烂的阳光  
满心欢喜迎来你的95岁生日  
生命绽放新的时代光彩  
喜看鸽群飞过长空  
掠过多彩的城市和村落

党啊，请你听我诉说  
跟着你从未想过如果

信仰永远是燃烧的思想之火  
忠诚如山铁骨巍然  
信念如炬生生不息  
绝不辜负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身份  
这一切都源自灵魂深处的声音  
那一刻我热血沸腾

党啊，请你听我诉说  
95年峥嵘岁月  
95年砥砺前行  
在你的生日里  
深情凝望那面高高飘扬的鲜红旗帜  
多想再一次依偎在你的身边  
重温一次那庄严神圣的入党誓词  
“七一”让我们再出发吧

## 南湖(外一首)

李玉洋

一座湖，容纳了一卷历史  
浩瀚的开端  
一条小船，承载着一部史诗  
铿锵的序言  
心怀向往的人  
努力扒开沉重的夜色  
透出一缕激动人心的黎明  
胸涌热血的人  
将满腔豪情书写丹青  
他们奠定了一杆旗帜  
与七月一同绚丽如虹  
炽热似火  
铁锤砸碎所有枷锁  
镰刀收割光明  
一面旗帜，神州的容颜  
析出红色之真灼  
缔造大爱之纯净  
耸立理想之崇高  
展现境界之高远  
南湖，殷红血脉不竭的源头

民族不屈的精神  
铸造起巍巍华夏巨龙

## 长征

今年的阳光格外温暖  
绚丽的颜色格外滋润  
我们眺望远方  
牢记住曾经壮丽的画图  
牢记殷红的记忆  
万里的脚步就是万里的长城  
万里的长城就是万里的丰碑  
万里的丰碑就是万里不屈的脊梁  
万里脊梁撑起巍巍大中华  
今年的阳光格外温暖  
我们享受安康幸福和谐  
牢记先辈们血染的风采  
1935年离我们并不遥远  
脚步声还在耳边回荡  
抛洒下的热血至今仍温暖似火  
1935年是一杆飘扬的大旗  
鲜红醒目，永不褪色  
永远熏陶代代人的灵魂

## 忆抗洪

杨世初

四十八载思故园，  
注雨倾落起白烟。  
堤毁房倒财产失，  
洪水泛滥史无前。  
船筏救生浪里巡，  
军机援粮空中旋。  
废墟重建展新貌，  
歌颂党恩至今传。

(作者74岁，退休干部。亲历1968年7月中旬淮河遭特大洪水侵袭潢川。)

## 岁月

# 特殊的生日

王磊

自打我结婚后，每年7月1日就与家人一起为岳父贺寿。哪知道岳父的真实生日不是这天，去年除夕之夜岳父才揭开这个谜底。

岳父名叫宋文彬，1932年出生在淮滨县赵集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八岁时母亲就抱病而去，父亲靠给一个酒坊烧酒拉扯着几个孩子，日子过得异常艰辛。1949年正月，息县解放了，解放区的新思想也慢慢地传播到了他那个偏僻的村庄。当时岳父只有17岁，读过几年小学，他和村里几个年轻人都心生萌动，铁了心要参加革命，去当共产党的兵。临行前身无分文的他只好去找大姐借盘缠，大姐家也穷，一时拿不出钱，岳父就住在大姐家赖着等，最后大姐举全家之力给了他一块银元。他怀揣着一块银元，徒步走了两天，终于和小伙伴们到了息县县城，经过几番打听，得知息县工农培训班正在招学员，回去的几个伙伴都报上了名，他因为年龄小被拒之门外。

眼睁睁地看着同去的伙伴分了班、发了碗筷、进了教室，岳父情急之下谎称自己虽然个头小可也已经二十岁了，招生老师问他二十岁属啥？他当时傻了眼。就这样他还是死也不回，白天去食堂吃饭，他就用别人吃过的碗去盛饭，夜里睡觉就蹭在别人床边。几天过去了，时任班主任倪静兰看他一股执着的劲，勉强同意岳父入了班。

时值1949年6月，麦收时节，酷热难耐，岳父虽然有了吃饭的工具，但穿衣成了问题，他离家时只穿了一套单衣单裤和一双布鞋，衣服一天不洗就异味难闻，怎么洗呢？岳父就想了个点子，趁别人午睡时洗上衣，夜里再穿上衣裹着下身洗裤子，第二天裤子不干也得往身上穿；布鞋也毁得快，没几天就破得只能用细麻绳缠着穿，最后布鞋都变成了草鞋。到了7月份培训班结业，岳父被分配到了息县公安局，刚入职的他穿着公安制服，住着集体宿舍，带着配发的手枪，恨不得睡觉

都能笑醒！

1950年，岳父调到潢川行署公安处任便衣侦查员，为破获一起抢粮的案子，组织上决定让岳父打入抢粮团伙内部充当卧底。为把这场戏演得真实，在公捕大会上，岳父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并与几个抢粮的罪犯关在一个牢里，通过与该团伙人员交流，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岳父完成卧底任务后被放了出来，为掩人耳目，他的公开身份成了一个社会闲散人员，回到老家见了父亲也不能讲实情，父亲见儿子沦落成了一个罪犯，伤心地流下了眼泪。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岳父的先前亲事也因为这事黄了，因为女方的哥哥是村里的民兵连长，他们不能容忍妹妹嫁给一个渣男。好在岳父后来牵手了我的岳母史法英，当时的一位美丽而且多才多艺的师范生，才赢得幸福生活。1952年，岳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岳父从1949年7月在息县公安局任警员，1950年12月在潢川公安处当便衣，到1973年任淮滨县公安局副局长、教导员，1993年享受副县级离休干部待遇。历经公安、教育等多个工作岗位，每个岗位都离不开党的关怀和培养。由于岳父出身贫穷，从小就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因此，解放后他就把自己的生日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天。追忆特殊的岁月，岳父特别感慨。他告诫子女们，要懂得感恩，共产党让他们那一代人改变了贫穷的命运，特殊的生日是为了表达对党的永远感激之情。要保持淡定，无论何时何地何事，都要愉快地服从党组织的决定，踏实做好份内的工作，不患得患失，这样对工作和身体都有益。要时刻自律，私心太重，害人害己，共产党人要遵守党的规矩。

除夕的春晚节目接近尾声，岳父的讲述也告一段落。我们由衷感慨，像岳父这样的离休干部逐年都在减少，但是他们爱党、护党、为党的精神我们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940年4月，在黄克诚的率领下，童世明随687团离开太行山奔赴冀鲁豫；5月又作为先头部队挥师南下，东进皖苏，支援新四军“发展华中”，开辟苏北盐阜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童世明所在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二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687团改为22团，张天云任团长、张池明任政委、童世明继续任副团长。

作为老红军、老八路，童世明戎马倥偬，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抗战期间先后四次负伤，右手致残，立下许多战功，可他从不居功自傲，非常注重关心体贴下属，和战士打成一片。在南下途中，一路行军打仗、风尘滚滚，冲破敌伪层层防线。部队很疲劳，有不少同志生了病。身为副团长的童世明不要任何优待，和普通战士一样，徒步走在行列中，还不时关心照顾体弱有病的同志。每次战斗特别是危急时

刻，童世明总是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冲在最前面，撤在最后面。

1941年春起，淮海地区抗战形势进入敌我双方犬牙交错、互有攻守的战略僵持阶段。日伪军凭借占据县城及一些建在主要交通道口的据点，经常对我根据地进残酷“扫荡”。郑潭口，就是日伪军设在涟东地区的一个设防坚固的重要据点，号称“模范据点工事”。1941年9月20日，担任主攻的22团对郑潭口据点发起总攻，童世明和团长亲临一线指挥，经过一昼夜激战，打死日伪军300余人，生俘5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挺、步枪800余支，救出受害群众100余人，一举拔除日伪插入淮海、盐阜根据地之间的一颗大钉子，为巩固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抗战力量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22团赢得了“钢铁大军”称号。

1942年底至1943年冬，苏北抗战进入最艰苦的

我出生的地方是一个叫角子的小村庄，坐落在丘陵上，面向东，当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的一霎那，喷薄四射的红光第一时间便映在了我家的窗户上。村子对面是一条大冲，从北往南，缓缓而降，绵延好几十里。祖先们依照地势，修建了一层层梯田，那便成了世代取之不尽的粮仓，紧傍着大冲边沿的，是一条蜿蜒而下的小溪。上游浅而窄，下游宽而深，当到达即将注入淮河的石婆堰湾湖时几乎成为了波涌浪叠的河流。

经过我家前面的那段，约有二三公里长，最窄处五六米宽，最宽处也不过二十来米。两岸是随地势起伏的土壤，各种杂草随意而生，没有人去修剪，更没有人去培土。春夏远远望去，土壤上野花烂漫，混杂在绿草丛中，别有一番景象，丝毫不比城市公园里那些经过人工精心造出的花海逊色半分。秋季来了，站在高处俯瞰，两边的稻田一片金黄，随风摇动，此起彼伏，宛如阳光照耀下的大海波浪。稻香随风飘来，满满吸一口，沁人心脾。曾经的挥汗如雨，曾经的风吹日晒，种种的辛苦之状刺刺那间遗忘得烟消云散。

严冬季节，最好是一场大雪过后，清晨听着北风的呼啸，陡然间打开房门，映入眼帘的是浑然一体的白色世界，整条大冲如同腰带一般缠绕其间的小溪全都失去了平时的井然有序，厚厚的雪把它们一股脑地拥压在身下。瞬间的惊愕过后，当你静下心来细细地聆听，远处似有隐隐约约的潺潺流水声传来，节奏均匀，极为清脆。你起初会误以为是凛冽寒风的余音，可那连绵不绝似无疲倦的音节，让你马上判断出那是雪下面溪水的吟吟唱。酷寒寂寞的乡村因此平添了些许生机。

小溪不知成于何年何月，看那随弯就弯、深浅无序的模样，不像人工挖凿，或许先民们曾经有所疏浚，大概也只是在能架水车的地方临时打个坝，挖个深点的坑，以方便灌溉之用。小时候我

曾经目睹过天旱之年，人们抬着如龙骨模样长长的木制水车，架在溪边水稍深的地方，一群男人们爬上高高的脚手架，唱着黄色小曲，使劲蹬着下面的踏板，于是溪水便经过车厢流进了稻田。车水的场面滑稽而又壮观，有时几架水车同时启动，相互比赛，粗犷的嗓门吼出的腔调杂乱无章。孩子们站在不远处看热闹，女人们被黄色的歌谣逗得绯红着脸，喘着粗气，嘴里骂着“该死的活鬼们”，双脚却像被粘住了一样，不愿挪开半步。乡野一隅，越笨的歌似乎越能提起男人们的精神，顶着烈日，一头一脸水汪汪的，谁也说不清是汗水还是溅起的溪水，但他们的脚下一点也没有减慢蹬踏的速度。

丰收的季节，整条小溪变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一场雨过后，天气晴朗起来，小溪里的水大部分已经无存，只有那几个如缀在丝带上明珠一样的深池里还是水波荡漾，于是几个伙伴结伴拿着自制的鱼网、鸡竿，赶去捉鱼摸虾。能够网住的是浮在水面的白鱼条；蹲在水里慢慢用手紧贴在滑溜溜的淤泥往前摸去，逮住的一定是欢蹦乱跳的鲫鱼；水边的杂草下是黑鱼的理想藏身之处，倘若岸边有洞，你壮着胆子把手伸进去，抓到的必是鲇鱼或者鳊鱼。鲤鱼是最狡猾的，很难捉到。一番折腾，午饭时一个村子里都飘满了鱼香。

岁月悠悠，小溪两边的人们一如沉默的小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繁衍传承，享受着它的恩赐。平和、厚道、内敛、互帮互让也就成了小溪两岸性格的主调。千百年来，虽然偏僻、贫穷，但乡风淳朴，日子过得宁静祥和。十里八乡，田陌相连，非亲即友，往来热闹，一家有难，四方援手。虽无显宦硕儒载诸史册，谦谦君子之风却源远流长。如果世间真有桃花源，或许就是这里吧！

我家门前的无名溪呵，从你生来就默默无闻，自由自在；天地厚待你，春秋记得你，还要何名兮？

## 心香一瓣

# 故乡的无名溪

朱家明



德治腐敗



天下归心 (篆刻)杨允勃

# 抗日英烈

## 童世明

童明峰

下